

傳奇鄭愁予：鄭愁予詩學論集

「4」衣鉢的傳遞

蕭蕭・白靈・羅文玲 編著



衣鉢的傳遞

傳奇鄭愁予・鄭愁予詩學論集

衣鉢的傳遞

蕭蕭、白靈、羅文玲 編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愁予的傳奇：鄭愁予詩學論集 4 衣鉢的傳遞／

蕭蕭 白靈 羅文玲編著，-- 初版，-- 臺北

市：萬卷樓，2013.12

面；公分，--（文學研究叢書）

ISBN 978-957-739-835-2(平裝)

1. 新詩 2. 詩評

820.9108

102024315

衣鉢的傳遞

2013 年 12 月 3 日 初版 平裝

ISBN 978-957-739-835-2

定價：新台幣 400 元

編著	蕭蕭	出版者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白靈	編輯部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 樓之 4
	羅文玲	電話	02-23216565
發行人	陳滿銘	傳真	02-23218698
總編輯	陳滿銘	電郵	editor@wanjuan.com.tw
副總編輯	張晏瑞	發行所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責任編輯	吳家嘉	電話	02-23216565
編輯	游依玲	傳真	02-23944113
編輯	楊子葳	印刷者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	斐類設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

網路書店 www.wanjuan.com.tw

請寄回更換

劃撥帳號 15624015

編者序

用生命寫詩的仁俠詩人鄭愁予

詩人楊牧說：

他以清楚的白話，為我們傳達了一種時間的空間的悲劇情調。

詩人痲弦提到：

鄭愁予飄逸而又矜持的韻緻，夢幻而又明麗的詩想，溫柔的旋律，纏綿的節奏，與貴族的、東方的、淡淡的哀愁的調子，造成一種雲一般的魅力，一種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影響。

鄭愁予，一九三三年出生於山東濟南，本名鄭文韜，河北人。「愁予」的筆名出自於《楚辭·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幼年隨軍人父親轉戰大江南北，故閱歷豐富，自稱：「山川文物既入秉異之懷乃成跌宕宛轉之詩篇」。十六歲即出版詩集《草鞋與筏子》，來臺後，持續創作，有詩集《夢土上》、《衣鉢》、《窗外的女奴》等，直至一九七九年洪範版《鄭愁予詩集 I》，二〇〇四年洪範版《鄭愁予詩集 II》，才呈現鄭愁予詩作的完整風貌。

二〇一一年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頒發「二〇一一年全球熱愛生命文學創作獎章」給有「仁俠詩人」美譽的鄭愁予，彰顯他長久以來詩寫和平、化詩為愛的精神。並出版得獎作品《和平的衣鉢》，為「鄭愁予和平永續基金會」籌募基金。

甫辭世的樞機主教單國璽曾說，「凡人看事物用的是肉眼，而詩人看事物用的是靈魂，在詩人的筆下將事物賦予生命，詩詞是文學最

高結晶，鄭愁予創作《和平的衣鉢》述說和平的意義，希望這本書能發揮能量，成為和平的催化劑。」

「仁俠」有超出常人的一面，這就體現為超越「齊家」的理念而以「治國」為其基本使命，當「齊家」與「治國」發生衝突的時候，要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犧牲前者，是為「仁俠」。歷史上這樣的典型極多，也為人們所傳頌，就詩人而言，屈原就是最高典範，如鄭愁予所說「那是美的永恆！屈原回答了自己的天問！」。可見，中國詩人的歷史自覺性和使命感遠較西方詩人為早、為更強烈。西方詩人受形而上學的影響，更傾向於抽象哲思，直至二十世紀才由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98-1976）真正提出詩人現世的偉大使命：「這個時代是貧困的時代……然而詩人堅持在這黑夜的虛無之中。由於詩人如此這般獨自保持在對他的使命的極度孤立中，詩人就代表性地因而真正地為他的民族謀求真理。」，但這一聲音在中國激起的迴響反而可能比在西方更宏大。

鄭愁予與明道大學的深厚因緣，起於二〇〇八年十月，由蕭蕭所籌畫的「濁水溪詩歌節」，邀約鄭老師前來演出第一場，接著由明道大學中文系所規劃的二〇一一年湖北秭歸端午詩會，鄭愁予、隱地、白靈、蕭蕭等詩人以及彰化師大蘇慧霜教授，一起到長江三峽邊屈原故里秭歸參與盛會。二〇一二年五月在彰化屈家村舉辦「兩岸鄉親祭詩祖——屈原銅像致贈大典」再次邀約老師上臺朗頌〈宇宙的花瓶〉，為屈原銅像渡海來臺給予最好的祝福，活動結束後這一群曾經到過秭歸的朋友一起到新社「又見一炊煙」用餐，席中鄭老師曾言及煙弦多年前跟他提議詩學論集出版之重要，在那詩情畫意的山中夜晚，促成今日《鄭愁予詩學論集》叢書的問世。

《傳奇鄭愁予：鄭愁予詩學論集》，蒐集近五十年（1967-2013）論述鄭愁予詩作之重要論文七十餘篇，分為四部。第一部《〈錯誤〉

的驚喜》是鄭先生名聞遐邇、震動華人世界之名詩〈錯誤〉的品鑑與賞讀，橫看側視，峰嶺盡露，尚有隱藏於雲霧霜雪之外者，猶待多竅之心靈隨時神馳。第二部《無常的覺知》則為詩人詩作之所以興的最初動心處的探尋，對於生命情懷與語言經營，總在無常的覺知下多所徹醒，既然中外古今世事無常，詩篇論作觸鬚所及，還有算沙之餘、雲外之思可以騁騖，可以賡續思索與觸悟。第三部《愁予的傳奇》與第四部《衣鉢的傳遞》收入系統性學術論述，運用古典詩學與西洋主義流派，兼具感性與理性，在情意與情義之間出入，在游世與濟世之間優遊，在意識與意韻之間吐納，既有今日鄭氏傳奇之細部描繪，復有明日衣鉢傳遞之重大期許，《傳奇鄭愁予：鄭愁予詩學論集》於焉燦然完備。

蕭 蕭、羅文玲 謹誌

二〇一三年小滿之日於明道大學

序二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白靈

在當代詩人中，鄭愁予（1933-）的作品應是讀眾最多的一位，這是個人秉性學養所致，也是時代使然，他成了同代諸多詩人們互激互盪之成果的代表人。因此他的成就不只是他個人的，也是時代的。他是眾多的同行者激盪出的大浪上少數站得最高的一位，沒有時代中諸多詩人一起捲滾出的大浪，也不會有鄭愁予。

在像他那樣在動盪混亂時代下生養長大的詩人們，皆是機率與命數淘洗下的倖存者，大江南北、黃河上下是他們奔闖的場域，山嶽河川在大地橫刻的地理、和城市田疇在歷史縱積的人文，如雲煙和夢境，快速出入他們的眼眶和腦海，在還來不及沉澱、思索、描繪的青年或年少時期，即被時代和戰爭的大手殘酷地掃刮抓起，然後一陣胡亂拋擲，如此莫名所以地被集體丟投在這座叫臺灣的島嶼上。那是國家不幸詩家幸的開端，也啟動了整個百年新詩史上可能是最燦爛的年代。

在那集體雜處、互動頻仍、乃至不得不相濡以沫的歲月裡，鄭愁予顯然是早熟的，但他是一個浪子，不論在身體行動或情感上，他是不安的，沒有一個港口或臂灣、一個詩社或派別可束縛住他，而這種浪子情懷或心境正是當時瞬間被共時綁在一座島嶼上幾百萬人共同的想望。況且要比同時代來臺的詩人幸運的是，他是隨父母舉家遷臺的，而且受過相對較完整的學校教育，有紮實的古典文學底子、也受

到新文學的啓發甚早，因此之後來臺同儕對他的影響並不若同時期其他詩人大，反而很早就保有一己情感的特殊抒發形式，在一九五到一九五四年之間，也就是他十八到二十一歲間、當同代詩人還在摸索或初建風格之前，他早就寫下了〈錯誤〉、〈賦別〉、〈偈〉、〈野店〉、〈鄉音〉等名篇，迄今已屆一甲子，仍傳誦不絕。何況其後數十載旅居國外，詩集卻一印再印，流傳極廣，又經詩風數變，引發的驚訝、後續討論和研究，於今未止。

對於這樣早熟、秉賦特異、際遇多端詩人的作品，過去的研究或鑑賞固已不少，研討會兩岸也曾多次召開，但較完整的輯錄或整理卻未之見，直到明道大學蕭蕭教授以史家的巨眼，洞知詩學上此巨大的缺憾，乃殫智竭力，一次性於二〇一三年策劃推出四巨冊的《傳奇鄭愁予：鄭愁予詩學論集》，精選近四十年（1974-2013）論述鄭愁予詩作之重要論述佳作，細心規摹，概分為四集：計（一）《〈錯誤〉的驚喜》；（二）《無常的覺知》；（三）《愁予的傳奇》；（四）《衣鉢的傳遞》。或以鄭氏傳世之名篇〈錯誤〉一詩乃至其他佳篇，做各式角度之品讀鑑賞，俯瞰仰視橫觀側敲，盡掘其奧其妙。或對詩人詩作之生命觀、語言觀、境界觀、無常觀、宇宙觀等的蘊意和變化，做綜合整理或深入之探尋。或系統性運用古今中外詩學哲學心理學等不同理論，做嚴謹的學術性分析研究。誠如策劃人所言，此等篇章，均經精挑細選，因此莫不具有底下的特質和內涵：

兼具感性與理性，在情意與情義之間出入，在游世與濟世之間優遊，在意識與意韻之間吐納，既有今日鄭氏傳奇之細部描繪，復有明日衣鉢傳遞之重大期許。

而能有這麼豐碩的成果，自當感謝撰稿人、論述者肯將他們的大文收入，使得《傳奇鄭愁予：鄭愁予詩學論集》「於焉粲然完備」。

而總策劃人蕭蕭教授長年殫精竭慮擘劃詩學藍圖和議題、舉辦諸多研討會和詩歌節活動，且參與全部計畫的明道大學前國學研究所羅文玲所長又能戮力完美地執行，是此四部論集能於不到一年時間即完整出版的重要成因，放眼今日臺灣各大學院校的中文系所，肯長年有此等魄力和執行力，為現代詩學和詩運奔闖出一大片天空的，實再不多見矣。

鄭愁予於一九五一年他才十八歲時，即寫下〈野店〉一詩開頭的兩行名句：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黃昏裡掛起一盞燈

詩人從來不是一個正式的「行業」，掛起一盞燈也不知為何而掛，只因到了黃昏想讓自己也讓旅人遠人詩人有一點溫暖就掛了，但只為了詩中末行所說「交換著流浪的方向」嗎？一九五五年四月鄭愁予二十一歲時，在紀弦的現代詩社出版了在臺第一本詩集《夢土上》（更早的是一九四九年十六歲在大陸就出版的《草鞋與筏子》），列入「現代詩叢」，同時出現在這詩叢的，還有楊喚詩集《風景》、方思的《夜》。就在《夢土上》的後記中，鄭氏提出了沒有比「無所為而為」更高的境界說，他說：

在事業中唯「革命」是最近這種精神的，而在文學中獨「詩」能顯出她全部的特質來。

就是這種「無所為而為」的精神，使詩人這行業得以傳下來的吧？所有參與、出力、幫忙「完美了」《傳奇鄭愁予：鄭愁予詩學論集》這四書的作者、策劃人、執行人、出版人都直接或間接承繼了這樣的精神，時代的或日子的黃昏來臨時，就會自動地在心中掛起了鄭

愁予所亟欲傳遞的這樣的一盞燈，而這正是蕭蕭所說的執著地「在情意與情義之間出入，在游世與濟世之間優遊」的詩之精神了。我們不能不向他們一一由衷地致上敬意和謝意。

目次

編者序 用生命寫詩的仁俠詩人鄭愁予.....	蕭 蕭、羅文玲	1
序二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白靈	5
跨越兩者之間		
——論鄭愁予情詩「互文性」特色與中西方理論之詮釋		
.....	李翠瑛	1
「可寫的文本」遇上「生產性讀者」：		
鄭愁予新詩「誤讀」初議.....	余境熹	29
人道詩魂鄭愁予.....	曾進豐 陳瑩芝	57
鄭愁予兩種詩風的形成因素.....	陳啟佑（渡也）	89
鄭愁予的海洋詩.....	陳俊榮（孟樊）	97
《寂寞的人坐著看花》內在空間意識初探.....	史言	129
鄭愁予詩作中的海與山.....	林于弘（方群）	149
詩俠古風		
——試論鄭愁予詩中的古典風格.....	陳政彥	167
不容所以相濟：鄭愁予「水文明」的實踐		
——以《和平的衣鉢》作為考察對象.....	蕭水順（蕭蕭）	199
詩心如海復如潮：鄭愁予論.....	田崇雪	225
天地與障礙		
——鄭愁予詩中的顏色與意涵.....	莊祖煌（白靈）	259

跨越兩者之間

——論鄭愁予情詩「互文性」特色與 中西方理論之詮釋

李翠瑛

一 前言

一個耳熟能詳的作者，被稱為「抒情詩人」、「浪子詩人」（余光中語）、鄭愁予在現代詩壇是不寂寞的，他的詩以抒情為要，從楊牧評其詩中的陰性語言、孟樊稱其「愁予風」的語言具有陰柔美的「神韻」，為「抒情詩」的高手¹。鄭詩已然成為一種浪漫詩風的象徵。

陰性語言的陰柔美以及古典的意象共同展現的愁予詩風，一直以來都是評論愁予詩風的主要方向。但是，從相反方向來看，具有陰柔語言或是古典意象的特質就足以產生愁予詩風的廣大影響力了嗎？此一研究方向有二個發展，其一是在前人研究中找到尚未研究的新角度；其二，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以更細膩的推論找到更深入的研究內涵。本文之研究則是屬於後者，試圖從前人的評論中，深化研究的理論基礎。

鄭愁予（1933-），本名文韜，祖籍河北寧河。軍人家庭出身，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隨其父親轉戰而遷徙於大江南北，後來在臺

*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1 孟樊：〈浪子意識的變奏——讀鄭愁予的詩〉，《文訊》30期（1987年6月），頁158。

灣新竹，度過其青少年時期，畢業於中興大學，到基隆工作多年，一九六八年赴美國取得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又到大眾傳播博士班研究，任教於耶魯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因此，從鄭愁予的經歷中，北方軍人子弟出身，遷徙南北大川、看盡風光文物的生活。從大陸、臺灣、美國的生活經歷，在他的詩中有著融合古今的語言風格，也有旅行各地的文物風光。而且，鄭愁予穿梭於古典與現代之間，同時也跨越異國風光，鄭愁予在多種文化與語言中悠遊自得。

在四十年代，現代詩自紀弦提出「橫的移植」時，鄭詩卻一直保留著古典詩詞的風貌，語感氛圍、語言的文白運用、音韻與節奏的掌握，皆有著古典詩詞的韻味及傳統。鄭愁予詩作幾乎都在文言與白話或是古典意象與現代語言間的運用與轉換，此寫作現象已然成為他個人寫作的風格。這種詩觀的美學理想在鄭愁予〈欣聞楊牧推出《吳鳳》詩劇有贈〉一詩中說：

讓我邀你共享一個對飲的時刻，一個
簡單得分不出古老、現代與未來的詩觀。那是：
氣質的極真唯美才能表現得了
形式的至美唯善才能完成得了
當「善」臨的時候，詩的藝術乃大趨完成了

（《鄭愁予詩Ⅱ》，頁88）

此詩中見出鄭愁予的詩觀以「真」、「善」、「美」作為詩的藝術指標。詩的「善」完成時，才是詩作表現的完成，此不但是鄭愁予自己的理想，也是他貫徹的詩觀。蕭蕭稱他的詩「渾然天成」，並且擁有無數的讀者。²也見出鄭詩的親和力與豐富的善之感染力。

2 蕭蕭：〈情采鄭愁予〉，《國文天地》13卷1期（1991年6月），頁59。

對於詩的語言與意象，鄭愁予說：「在我個人的眼中（心中），所謂的意並不質實，它們在一個距離推遠的狀況下，物只是象，物象與『意』互為表裡則成意象，這便是詩的蘊藏，許多的『蘊藏』加『蘊藏』，在「詩想」（寫的靈機）來臨時形成互動；或形成比喻，暗示；或互為移情、襯托，代表這些「蘊藏」的符號（文字），藉由敘述機制的串聯，情緒節奏的牽引，然後無可避免地經過一番『鍛鍊』……」³。詩人所想的是一種至善至美的境界，但評論者嗜血的卻是將之分析評論甚至解構，詩人建構著真善美的境界，語言與意象雖只是用來建構此一王國的鋼筋水泥，但在語詞與意象的層面，評論者解剖的可能是另一種討論的可能，本文不在於討論鄭詩境界的完成，而在於基本的質素如何推升更高的詩作境界。

因此，本論文的研究針對鄭愁予詩中具有明顯的古典語言、意象、氛圍的詩作，並以現代詩形式融合白話文寫作者。同時，在此也必須說明的是，詩人的作品絕對不可能僅有單一的寫作手法或是一二式的書寫方式，其意象與語言的變化技巧有些奠基於傳統的書寫方法，而有些可能是劃時代的創新，但就理論的研究上，一位詩人之所以可以讓許多評者多方研究而仍有可書者，必然是融有多樣多元的研究空間，因此，本論文也僅就鄭詩在古典語詞與意象的使用，從語言與意象的承古創新之中找到論述的角度，並非說明鄭詩之作僅限於此。因此許多的例子也許並非鄭詩中最精彩之作，只是引用以說明其詩中最能符合本文提出的理論而論。

3 鄭愁予：〈鄭愁予談自己的詩——鶴與寄〉，《聯合文學》19卷11期（2003年9月），頁29。

二 鄭愁予情詩「互文性」之可能表現

（一）「互文性」之定義

「互文性」的基本概念是指任何的語詞都無法擺脫舊有語詞的影子，表現在新的情境或語境上時，必然會與舊有的語詞意義有所相互指涉。其一指兩個文本之間相互發生的關係（一般稱 transtextuality）。其二是指文本通過記憶、重複、變造，而產生的擴散（一般稱 intertextuality）。⁴因此，互文性批評是針對文本與其他文本之間的話語連接與變化語境之研究與批評。「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出現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之後成為後現代、後結構主義的術語。後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借此把一篇文章或是小說中所有的語詞解構之後，從小分子分解／拆解掉意義時，則無所謂有機體的新建構，因為所有的語義都在舊有的基礎上產生新的組合，一旦被拆解之後，語詞成為舊義的新組合，因而產生所謂的「延異」的概念，擴散語詞的可能性意涵，並拉長語義空間，一個詞語在拆解之後產生的可能歧義空間讓語義紛歧而指向不同意涵，則又因為延異的概念也將語詞的分枝變得繁複，借此模糊單一指向的語義空間，而讓語義變得搖擺不定而充滿許多可肢解或再造的可能。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由法國知名理論家／女性主義理論家克麗斯多娃（Julia Kristeva）提出，她回顧六〇年代後期的文學批評，並在語言創作上提出互文性革命，⁵一九六六年在其論文〈界線

4 陳永國：〈互文性〉，收入趙一凡、張中載、李德思主編，李鐵編輯：《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頁211。

5 Julia Kristeva, "The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in *The Kristeva Reader*, Blackwell.

的文本〉(The Bounded Text) 提出，她認為文本是各種文本的排列組合，一個文本不單是直接或是間接的語義交叉，而是無數文本與聲音的交叉，在既有的文本中，產生穿越時空的交叉性互文對談。一九九八在其《反抗的未來》一書中，再度說明「文本關聯性」受到美國學界關注，源自對巴赫金著作的閱讀，形成其對文本非獨立存在的思考，作者受到前人文學與文化的影響，同時也形成過程中不斷與現實的反抗與媾合，兩者之間有著難以消除的聯繫，因此，表面上是後結構主義的概念，實際上文化傳承與反抗之間存在著不難以絕對切割的關聯⁶。

克麗斯多娃將互文性用於解釋文學創作上，其主要的概念是說作品本身所涵蓋的意涵不是絕對的獨創，而是在舊有的基礎上，被創作者賦予新的氛圍與情節而產生的新意，但此新意卻非完全的新意，乃是舊意義的範疇取之為新的範疇使用。傳統的文本具有同時共存的秩序，而此秩序為後代所有人共享，每一件新作品的產生無疑受到前經典的影響而融入現在與過去的系統，詞語即同時具有舊有的古典傳統且同時擁有具有新的定位，兩者是互文性的作用。因此，即使是號稱「獨創」的文學作品，也是因為互文性的建構與展示而產生新意義的可能，而其中用典就是訴諸互文性的常見手法之一。

同時，互文性則將對文本產生分裂般的語義，語詞的意涵與社會歷史的環境都是改變或影響文學創作的因素，而最大的變動者便是讀者，當讀者在不同時空下，個人經歷、環境、社會、歷史等文化因素的變化影響著讀者解析／接受文本的可能，因此，讀者介入文本解讀時，也會形成讀者與文本的互文性。簡言之，作者、讀者、及文本之

1986.

6 【法】于麗姬·克里斯特娃 (Julia Kristeva):《反抗的未來》(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00-101。

間互為流動的關係，更使得閱讀與詮釋文本有了繁複多層的意涵；而文本是一開放的空間，不但創作者創作時的互文，讀者也會有重新解讀的歧義，互文性概念展開語詞複義的更大可能。

（二）鄭愁予詩中古典與現代語言之「互文」性

鄭愁予的語言表現在互文性上最清楚的展現樣貌在於古典的意象、語言、典故，在詩中的不斷出現與融鑄。從他善於匯聚各式語言即可看出，他的詩在古今語言中穿梭並引為己用的過程裡，相互融合或是借用的互文性表現成為詩人隨手拈來的語言駕馭能力⁷。

表面上鄭愁予的詩從古典意象塑造古典的氛圍，或者引用典故，使人於其中流連忘返。但是，詩人也未必全然以古典意象為要，孟樊注意到他的詩具有「絕對的現代」的原因是他的詩語言「相當散文化」（尤其是早期），甚至是口語化，但在後期，則又具有濃縮的文言現象⁸。張梅芳則是認為鄭詩「文言與白話交糅的現象」、「的確形成語言伸縮的效果」⁹，季紅則指出鄭愁予：

語源的寬廣及他對不同語材——舊典、俗語、文言、俚語、甚至外來語予以換用、改鑄的能力。此外，他也能依需要而將不同層次的語言（如文言和白話）揉合在一起。¹⁰

7 陳永國：〈互文性〉，收入趙一凡、張中載、李德恩主編，李鐵編輯：《西方文論關鍵詞》，頁 218。按：駕馭文字的「語言能力」是互文性產生的要求，無論是創作者或是讀者對於典故或是舊有文字能力的賞讀與寫作能計，為互文性運作的第一層面要求。

8 孟樊：〈浪子意識的變奏——讀鄭愁予的詩〉，頁 160。

9 張梅芳：〈鄭愁予詩語言的構成物件及其技法〉，《當代詩學》第 2 期（2006 年 9 月），頁 73。

10 季紅：〈鄭愁予「雪的可能」中的語言經營〉，《文訊》20 期（1985 年 10 月），頁 211。